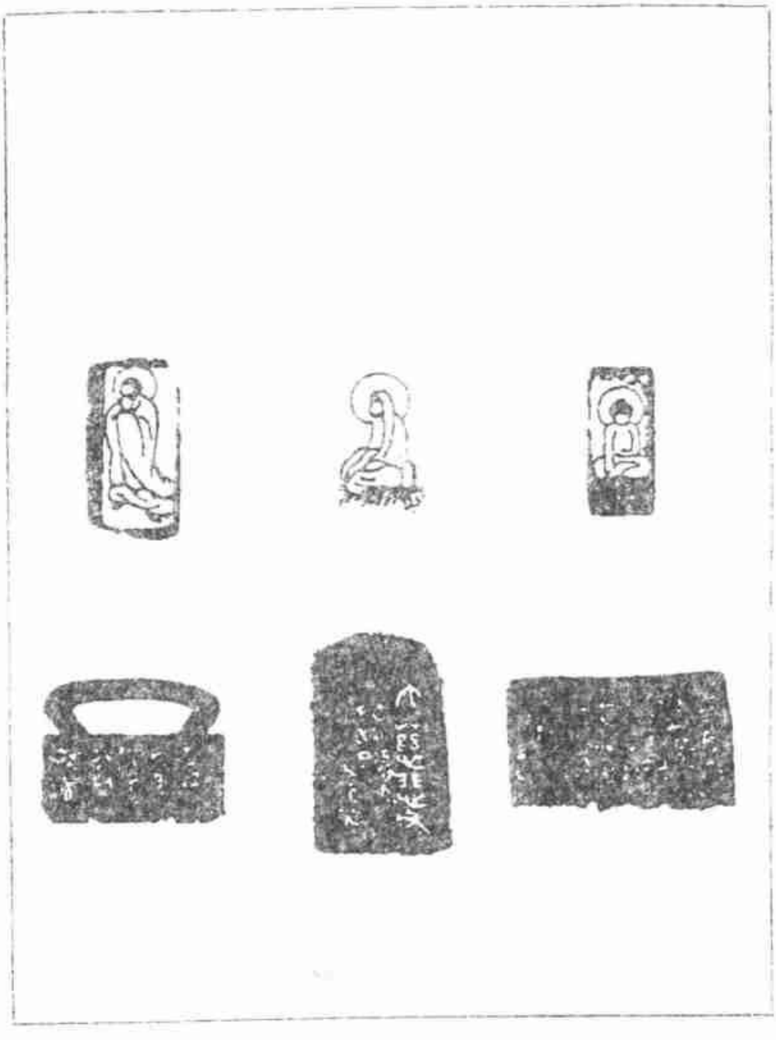
佛學月刊

第二卷第六期
第十八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編行

佛學月刊　第二卷第六期目錄

大德名著

復寮晉居士詩……弘一

經典研究

法華經之研究法……周叔迦

普賢行願品講釋補遺……慈舟

普賢行願品問題……守培

教理論述

唯識學上之緣耶能所緣義（三）……勗旦

宗鏡伽陀（並序）……趙巻真撰　四[illegible]山緇序

古德佚章

禪穎師小傳

禪穎師意……北平釋[illegible]

禪穎師藥方撥有論……北平釋[illegible]

佛教史地

遼之佛教美術（三）……中嚴

焦山名勝小志（二）……曙月

文藝園

寶鏡三昧淺言（下）……孤[illegible]

李白的佛學思想（三）……浩乘

尋道精舍詩稿……蘊緇居士

詠五台詩……展覺

重陽紀游……清崟

淨因餘瀋

佛學淺說……行者

佛教評壇

佛教前途之展望……智[illegible]

佛教界消息

復寒香居士書

弘一

前日發平寄。廻環披誦。至爲欣慰。承詢我執之義。略述如下。

二執
- 我執——分段生死（界內）——見思——證初果通見地別初住圓初信／證四果通已辦別七住圓七信——斷盡
- 法執——變易生死（界外）——塵沙、無明——已下略

所謂我執者，即圓覺所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是也。識論卷一，言之甚詳。請披尋唯識心要卷一第十七頁，至廿八頁止。廿八頁中靈峰述辭，至爲精確。幸詳味之。又依大乘止觀中所云。若斷我執，須分別性中，止行成就。請檢大乘心觀釋要卷五，第五六七頁閱之。而古籍義疏卷六第十七十八頁，靈峰疏文。即依大乘止觀令合。希彼此互參研究。最易了解。此外如靈峰宗說，第二冊中，亦常常言之。並望披覽。竊謂吾人辦道。能伏我執，已甚不易。何況斷除？故蓮池大師云。當今之世，未有能証初果者。夫初果，僅能斷見惑，已不可得。遑論其他？徹悟禪師云。但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故豎出三界，甚難甚難。若持名念佛。橫出三界。校之豎出者，不亦省力乎？文。蕅益大師亦云。無始妄認有己，何曾實有己體。或未頓悟，亦不必作意求悟。但專持淨戒，求生淨土。功深力到，現前當來，必悟無己之體。悟無己，即見佛，即成佛矣。文又云。倘不能真心信入。亦不必別起疑情。更不必錯了承當。只深信持戒念佛，自然蠲地信去。文由是觀之，吾人專修淨業者，不必如彼顯教中人，專恃己力，作意求破我執。若一心念佛。獲証三昧。我執自爾消除。較彼顯教中人專恃己力豎出三界者，其難易，奚啻天淵耶。（若現身三昧未成，生品不高，當來見佛聞法之時，見思即斷。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有云。設我得佛，國中天人，若起想念貪計身者，不取正覺。誠哉如此。所宜深信。）但衆生根器不一，有宜一門深入者。有應兼修他行者。所宜各自量度，未可妄效他人。隨分隨力。因病下藥。庶乎其不差耳。

余比來久疏教典。未暇一一檢尋詳委奉答。姑即所見。略述如是。

法華經之研究法

周叔迦

緒言

法華經爲如來一代時教之總旨歸，亦即如來家業之總簿記，明乎此而後知如何發心，如何進趣，云何歸宿，是故欲研習經教，必以此經爲首。初是經全本，凡有六譯，三存三闕。別生單品，凡有二譯，一存一闕。其目如左：

法華三昧經六卷　吳支彊梁接譯　闕

薩芸芬陀利經六卷　西晉竺法護譯　闕

正法華經十卷　西晉竺法護譯

方等法華經五卷　東晉支道根譯　闕

妙法蓮華經七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凡二十八品。但提婆達多品於譯初成時，長安宮人請入禁中，淹留在內。故江東所傳，止得二十七品。至梁陳間始補入，又普門品無重頌，至隋時補入。

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　隋闍那崛多達摩笈多添品譯　即於秦譯添藥草品喩品後生盲一喩，提婆達多品合入見寶塔品，陀羅尼品次神力品後，為第二十一，囑累品在卷終，餘諸字句間亦間有改定。以上皆全經也。

佛以三車喚經一卷　吳支謙譯　即譬喩品異譯　闕

薩曇芬陀利經　西晉失譯　即寶塔品天授品少分異譯　以上別生也。

研習之法，約可分為四重次第，第一、先諷讀經文。第二、精思西土論軌，第三、閱覽東土古德疏記。第四、分宗研究，今略言之於左。

第一　諷讀經文

法華經初序品中言佛說無量義經已，入無量義處三昧，從是定起說法華。可見無量義經乃法華之前茅。故於序品特述其名，以示後人欲習法華，當先讀無量義經。法華中言，佛一切差別教門，皆為令一切衆生得佛知見。所謂究竟諸法實相。而無量義經云，一一教門，具無量義。此無量義，從實相生。是故如來所說是一法，而衆生解類得解，是故必先知無量義經所說一切法從本起，而後方能信法華所說一切法皆歸於本也。此經古有二譯，一劉宋求那跋陀羅譯，今佚，二蕭齊曇摩伽陀耶舍譯，即今流通本。世無註解，古有蕭齊劉虬注，今失傳，但存序一篇。云如來設教之次第及漸頓之義，載在經首，可玩習也。

法華經最後為普賢菩薩勸發品。略說持經之法，當行普賢行。而未詳說修行之方，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中說懺悔六根罪及端坐觀實相之法，智者大師法華三昧行儀完全用觀普賢經中文，可見觀普賢經為隨喜品中持經最要之方。此經有三譯，兩闕一存。第一為東晉祇多蜜譯普賢觀經，二為姚秦鳩摩羅什譯觀普賢菩薩經，此兩譯本皆佚，三為劉宋曇摩蜜多譯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即今流通本。其註解傳世僅有宋知本之普賢觀經義疏，雖宗天台，而於天台教觀甚然未解。不足取也。是故歷代以無量義法華普賢觀三經稱為法華三經，欲研習法華。，先將此三經輪流諷讀，使經中大旨，勞榮能了式於心。

第二　精思西土論軌

既於經文諷讀有素，然後應閱西土釋經之論。良以解經須重傳承，不可妄逞臆說。古代大德所有疏解者，非得自譯場而稟教命，即是為宗西土之論而申明發揮。所以西土諸論為一切經解之祖，法華之論，約有二部：

一世親菩薩造妙法蓮華經優婆提舍一卷，元魏菩提留支譯，廣釋序品及方便品，略及七喩，以十無上發明經宗，為千古之定論，此論有二疏一為三論宗之作唐吉藏撰法華論疏三卷，二為法相宗之作唐失名撰法華論述記。原本二卷今只存上卷。

二唐不空譯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此軌乃是密教行者依經修觀之軌。亦知法華三昧之行儀，一）先行歸命二十八品為次，如欲成就此法者，須具四緣，儀一觀普賢於普知識，二聞正法，三如理作瑜伽觀，四明諸行修懺悔罪障六根之果，合那正法。夫行者，之三昧，行儀，此法觀深可為法助。而又於實相觀門，略說其要，此軌中所說，有瑜伽觀行三昧，法一則，可互證之。

第三　閱覽東土古經疏記

西土論典既已蘊藉於胸。然後閱東土疏記。兩晉六朝經師之作，言簡而義醇，文質而旨遠，最可爲入道之基。且其時佛法東來未久，尙無門戶之見，習之不致有偏執之弊。但法華古注傳世者，今有二家：

一宋竺道生之妙法蓮華經疏二卷，　此疏但略解文句，爲中要論，標宗而已，無多發揮也。

二梁法雲之妙法蓮華經義疏三十卷，　雲公講法華，感天雨華，容中辨云，雲明佛時已講此經：故時稱之爲雲法華，以一乘因果爲經宗，開三顯一以明因，開近顯遠以明果，深得經旨也。

第四　分宗研究

法華爲諸經中王，是故各宗無不奉爲根本，今世言教者爲三論慈恩天台賢首四家，旨歸雖一，方便不同。學者應就性之所近，各習一宗。

甲、三論宗

三論源流至唐而斬，今所傳者只唐初嘉祥大師之作，然嘉祥學說迭有變遷，晚年定論多是新解。不復依關中攝山之說，故其法華之注先後三本，各有所長，學者須將三疏互相考証，辨其同異，方得深入。

一法華玄論十卷　凡有六章玄義。一弘經方法，二大意，三釋名，四立宗，五決疑，六隨文解釋，此論作於開皇十五年居嘉祥寺時，純是三論宗本來面目，一以三論宗旨爲歸，多明關中叡朗舊義。

二法華遊意二卷法華義疏十二卷　此爲嘉祥之第二作。遊意中十門分別玄義，一大意門，二旨歸門，三釋名題門，四辨教意門，五顯密門，六三一門，七功用門，八弘經門，九部黨門，十緣起門，蓋與義疏同是開皇仁壽間居京兆時所作。其時已從灌頂習天台教觀，故所立義與玄論多有不同。

三法華統略六卷　此爲藏公晚年定論。所謂新三論宗之說也。多有決擇前二作處。大旨則依天親論也。

乙、慈恩宗

窺基大師之妙法蓮華經玄贊四十卷　習慈恩者研習法華所當以奉爲圭臬者，厥爲玄贊一書。不僅在基公著作之中爲最尊。即在各家經疏之內，罕得其匹。故唐代此書風行一世。學者先將玄贊細繹其科判義旨，三五過後。再考證唐賢之玄贊釋記等。凡有六書如左：

妙法蓮華經宗要一卷　唐新羅元曉撰。文開六門。初述大意。次標經宗。三明經用。四釋題目。五顯教攝。六消文義。但第六門無文。謂此經以一乘實相爲宗，開方便門示真實相爲用。以四義釋妙法，以四喻釋蓮華。元曉於海東獨樹一幟。遙宗慈恩，並通性相。雖非正傳，亦可參證。

妙法蓮華經玄贊義決一卷　唐慧沼撰。就窺基玄贊引申其義。發明幽奧。別進殊解。凡有一百一十則。於法相宗義頗能提挈綱領，間引前哲嘉祥師說。蓋是宣演玄贊時發揮己意之作。

妙法蓮華經玄贊攝釋四卷　唐釋智周撰。周爲慧沼弟子

○此釋作於開元四年。約可分爲七例：一明法數。二破疑難。三述異解。四記因緣。五明訓詁。六詳古義。七正錯誤。文中亦引吉藏師解及疑滯義決中巳通辯者。此中但撮云具釋如決而巳。

妙法蓮華經玄贊抉擇記二卷　唐釋崇俊撰。法淸集。此記原八卷。今僅存前兩卷。釋玄贊自序至釋經序分譬衆歎德止。前有大曆三年沙門藏諸序。稱其博考舊文，盛條新義。考俊爲義淨弟子，故此記中稱爲鄔稱三藏而不名。法淸又爲崇俊弟子而旁承智周者。記義頗精審。雖未全。然不可廢也。

妙法蓮華經玄贊釋一卷　唐失名撰。乃續藏中所收燉煌經藏本。釋玄贊六門分別中第二明經宗旨。至第六釋文通序中說教時分止。簡明而切要。於諸家解玄贊諸記中。最爲平允精確。堪爲入門之要助。

妙法蓮華經玄贊要集三十一卷　唐釋栖復撰。復事跡未詳。此書前有序云。作於太和以後。原本三十五卷。今闕卷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三十四卷。唐世玄贊，盛行於世。鈔釋殆數十家。今多不傳。存者不過五家。此書最晚出。故能集諸異說，近二十家。可謂集大成者矣。

丙、天台宗

凡天台宗徒，欲研習法華。於經文論軌古法之後。更可分爲四重步驟。一、研習智者大師之玄義文句。二、研習荊溪之玄義釋籤文句記。三、研習荊溪以下各家關於疏記之鈔釋。四、宋元以降各家節略疏記以注經。但以資參考而巳。

南嶽天台諸作

法華經安樂行義一卷　陳慧思撰。南嶽敎人修習法華三昧，恒以安樂行爲方便。此爲發明法華玄義。以三法四念處釋安樂行。實爲南嶽敎授門人之口訣也。

妙法蓮華經玄義十卷　隋智顗撰。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照了法華經義，若高晴之臨幽谷。遠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玄義總明旨趣。文句消釋章段。玄義五重，通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也。文句有四釋，謂因緣釋約教釋本迹釋觀心釋也。以十法界十如是三世間明心念。以四十生四悉檀三諦明觀法。三惑以示迷。六即以明位。佛法東漸以來。立綱領紀。爲萬世法者。斯爲上首矣。

二　荊溪諸作

妙法蓮華經玄義釋籤四十卷　唐釋湛然撰。世稱荊溪尊者。天台一宗自灌頂而後，百年之間，明道者昧。至荊溪而大弘。所撰玄義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稱爲天台三大部。名釋籤者，謂隨諸問者，籤下所錄，積久遂成斯書耳。於百界千如彌彰諸法實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無二無三之說。佛之知見，待此開示，了無餘蘊。釋迹妙末，立十不二門，以融會觀教。尤爲精妙。

妙法蓮華經文句記三十卷　唐釋湛然撰。盛唐之際，慈恩賢首三論諸家，門庭競設，其端非一。台宗圓義。將近晦霧。是故荊溪揭揚法流，祖述章句，以決前疑。開發後滯。記中申宗旨，辯曲直，考同異，定品次。杳能頓滌灌賓。而使一家教觀，悉歸於正。俾後之宗者。雖知其守。

妙法蓮華經大意一卷　唐釋湛然撰。以三門廣釋法華二十八品大旨。第一述大義。第二釋品名，第三入文科判。與法華文句科文皆相符合。文極簡要。雖於四教三觀之義，一乘因果之宗，無多啟發。然初學讀此，於法華判相可以瞭然。日本諸家古目云是荊溪門人潤色作。

法華五百問論三卷　唐釋湛然撰。此論乃破行範若玄贊之作，凡有三百九十九則。言五百者，舉大數耳。始自玄贊初六門分別。以迄文竟。凡科判之當否，釋義之允違，文字之乖謬，一切巨細難易之處，皆先設問徵起，次舉玄贊之義爲答。後以難詰破斥。證其謬誤。

三　荊溪以下唐宋諸家解釋疏記之作

妙法蓮華經文句輔正記十卷　唐道暹撰。暹爲湛然弟子。此乃其稟承教益時所作。兼釋經文及智者文句，以補記之不足。普門品一章。記文甚略。亦廣爲補益。若爲釋萃。所隸記文與今通行本間有不同處。蓋是未定之稿。所述文字音訓法相名數。皆極懇切簡約。於慈恩賢首之說，詳排差異。所引頗有佚典。如法華圓鏡摩嶐對諸錄等。爲習荊溪記者，必應參考者也。

妙法蓮華經義纘六卷　唐釋智度撰。度爲湛然弟子。日本傳教大師最澄將來目錄中，有天台第七祖智度和尚傳。可見其學繼踵荊溪。然此書中於天台之文句。荊溪之記。文義深隱處，多因供合唯識之說以詮釋之。釋智者文句，又多與荊溪不同。且往往用法相名義及己所見決擇荊溪記之未當，又多破嵩詳之說，普門品重頌，隨時補譯，智者無疏，荊溪亦未釋，此中略解之。

妙法蓮華經文句私記諸品要義二卷　唐釋智雲撰，雲事蹟未詳，所釋只方便化城喻法師見寶塔達多持安樂行涌出壽量分別功德妙音凡十一品中智者文句之奧義，發其隱微而於法師品安樂行品發揮最詳，可與荊溪之記相參證也。

妙法蓮華經文句私志記十四卷　唐釋智雲撰，釋智者文句而未完，僅至譬喻品釋文初止，疑其後半佚失，以義推之，原書應有三十卷，卷一中有大曆末年句，是作於貞元之際，所釋較荊溪記爲詳，約可一倍有半，於疏文訛字多所考定，於荊溪記亦有微詞，所引他家之說，如金云定云祥云等，未知何許人。又引真諦元康之說，蓋於三論法相皆所融通，其序品中釋佛字明六即義，於方便品釋權實十雙八門義，於十如是明相修之旨，及一實五濁等章，皆極明達。

法華三大部注十二卷　宋釋有嚴撰，嚴爲四明再傳弟子，三大部中，唐賢但釋文句記，宋人始兼釋玄義及輔行，此三部注中釋玄義者名玄義備撿，釋文句記者名文句記箋難，釋輔行者名輔行助覽。各有四卷，淹貫教典，該通書史，難者易之，略者廣之，謬誤者刊正之，簡明切要，可爲良助。

法華三大部補注十四卷　宋釋從義撰，義爲四明三傳弟子，雖系出山家正統，觀門大途依據四明，而教理詮述實同山外，故佛祖統記黜於雜傳世繫之下，此注發釋經文及智者荊溪之文，玄義補注三卷，文句補註七卷，止觀補注四卷，於賢首慈恩禪宗儒家多所彈劾，迨好辯之徒歟。

法華三大部讀教記二十卷　宋釋法照撰，照爲南宋時人

，四明之六傳弟子，此記不釋文義，乃就天台宗諸義門，先發集智者荊溪四明孤山諸疏中要言，而後以己意貫通申敘之，總凡一百五十二章，法華玄義有七卷，凡六十四章，文句有七卷半，凡四十三章，止觀有四卷半，凡二十八章，諸部謂金光明十六觀淨名諸疏，有二卷，凡十七章，可與窺基之法苑義林，淨影之大乘義章並稱，誠可為習天台教者不可不窺之書。

法華三大部格言五卷　宋釋善月撰，月南宋時人，為四明下七世，三大部中今只存玄義格言二卷，文句格言三卷，專料簡文段之會通，而無繁瑣之訓詁。

妙法蓮華經玄義證釋十卷　宋釋智詮撰，詮之事蹟時代未詳，此書釋緣起序及玄義，與釋籤之文，一一求其證據，為之簡要解釋，多引用天台先德之著述及外典，為講述玄義者之良助，蓋有殿籤等作，多明義理而簡略，此作側重訓詁而稍詳備。

四　宋元明諸家節略疏記以注經之作

妙法蓮華經入疏十二卷　宋釋道威撰

妙法蓮華經科註十卷　宋釋守倫撰。前附宋釋與咸之法華經前六意，及宋釋祥邁之法華經弘傳序注。

妙法蓮華經科註八卷　元徐行善撰

妙法蓮華經科註七卷　明釋一如撰

妙法蓮華經綸貫一卷妙法蓮華經玄義節要二卷妙法蓮華經會義十六卷　明智旭撰。以上五家皆是因智者玄疏文句，重繹其辭義，俾簡明易曉而已，五家之中，守倫之作詳敘事緣，徐氏之作略申義趣，藕益之會義詳述理致，一如之作，折其事理，道破之作，故為詳細。

妙法蓮華經授手十一卷　清釋智祥撰，前有康熙乙丑會要詳合論總提與蓮經四序，次為合述緣起，謂受其師雜米浮木老人之囑，集諸名解同為一解，推串貫取科註而指要解知音大意而總會之，四串而就，次為凡例，謂品節宗頴山，解文宗元愚谷之科註，折衷諸註釋，次為大意及釋弘傳序，與科文，合為卷首。注文凡十卷，然要解通義大覺悟賢首宗作，是謂略解，然通合科註令不傳，於此可知其大略焉。

妙法蓮華經演義二十卷　清一松撰，黃和治定，前有清光緒二年黃和自序云，法華演義，一松大師之講錄也。師不知何許人，亦未詳時代，原於虞山人至東巖寂光寺守堅老人遊世，一切經書散盡，唯留是稿，清咸時門人靈述纂集世緝居士轉錄者，字多錯失，前經兩子黃和於古越傳燈寺將此稿繁者刪之，錯者訂之，失者補之，欠者足之，不得仍名講錄，易之曰演義。

丁　賢首宗

妙法蓮華經要解七卷　宋戒環撰，前有靖康丁未沙門及南序，及詳述之弘傳序註，環為溫陵沙門，宋代賢首一宗有前四家後六家之稱，溫陵為後六家之一，此解先以五段開解，一通釋經題，二通達己意，三通敘科判，四傳譯時代，五正解文義，賢首一宗解法華者，此為先著。

妙法蓮華經擊節二卷妙法蓮華經通義七卷　明釋德清撰，憨山與紫柏同受業於無極悟勤，勸為普泰弟子，明末四大師者，蓮池之於淨土，紫柏之於禪宗，憨山之宏賢首，

續益以備天台，晚世象敎之中興，於此爲盛。

妙法蓮華經大窾　明釋通潤撰，潤萬曆間人，爲雪浪洪恩弟子，於普泰爲三傳，蓋以賢首而兼慈恩者，潤有閱楞伽楞嚴起信唯識諸解，於明四大師外，獨樹一幟。

妙法蓮華經大成十二卷　清釋大義撰，義爲康熙時人，乃蒼原明昱三傳弟子，前有張希良序及自述論集始末，次爲提綱一篇，次爲懸談一卷。於第九總釋名題後，兼解南山弘傳序，次乃疏文九卷，首有科文一卷，則爲弟子隆慶所排，末附音義一卷，爲弟子齊升所集。

妙法蓮華經懸談一卷科拾七卷　清普德玄科，智一拾遺，德康熙時人，力弘教乘，稱賢首再起，別立科文未及再治，遂行遷化，弟子智一續述其旨，性相不紊，台賢依分，懸談以七門總釋，並釋南山序。

妙法蓮華經指掌疏　清釋通理撰，理爲乾隆時人，首敍製疏始末，次列凡例，次爲法古提綱一篇，次爲科文一卷，懸示一卷，總啟十門，十門之中至第八釋南山序止，第九第十釋題解文，即是指掌疏，末附事義一卷，有清一代賢首獨盛，南推栢亭，北稱通理，賜開敎大師之號，賢宗法華疏中，此爲首矣。

戌、禪宗

妙法蓮華經合論七卷　宋慧洪張商英合論，以禪而象敎者，永明之後，首推慧洪，洪於臨濟宗中爲黃龍下二世，通唯識論，此論於每段經文下發揮其理致，多用唯識家八識四智之說，以法相宗判敎解一代時敎，又兼用天台賢首兩山諸義，以述敎禪不二頭頭一致之理，每品之末附以張商英論，總括一品大意，然二家之說，爲當時禪宗所未曾讚許者焉。

妙法蓮華經句解八卷　宋聞達撰，達事蹟未詳，此書前有景定二年自序云，直須向釋迦老子未開口時便知落處分明點取，不被他瞞，今解字義，爲彼初機而已，蓋亦禪宗者流，句解者，每句經文下增益文字，使易瞭解而已，不加闡發也。

妙法蓮華經大意三卷　明無相撰，前有嘉靖丁已法聚序及無相自述開經啟，略於序品及方便品逐段經文發揮理致。譬喻品下二十六品，但解品題及一品大旨而已。

妙法蓮華經知音七卷　明如愚撰，疏題金陵石頭庵沙門，事蹟未詳，前有自序，補作於萬歷三十年，言論多未究竟，不足取也。

妙法蓮華經意語一卷　明圓澄撰，前有萬歷四十二年自序，及崇禎庚午門人明海序，但就經名及每品各述其大旨，爲文二十九篇耳，澄有思益經金剛三昧經註，皆前人所鮮道者也。

（完）

普賢行願品講釋補遺

慈舟老法師講
弟子沈國華記

前講普賢行願品，限於時間關係，義有未盡，爰再補釋如下：

（一）五無間罪：

此五無間其重要關乎因果故，行願品約因說弑父，弑母，弑聖人，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此五隨犯其一，即墮無間地獄，故曰五無間，約果說，隨犯一種逆惡，有五種無間果；一者趣果無間，犯五逆罪之一，墮地獄無有間隔，不但不隔一生兩生，亦不須經中有身，即入無間受苦，犯其餘惡業受苦，或隔一生二生不定，還須經中有身之間隔，善業亦有不經中有身而直接生天界受樂，或生西方受樂，皆曰趣果無間。二者受苦無間，墮地獄受火坑，油鍋，刀山，劍樹等，苦無間，受了此苦，又受彼苦。三者命無間，所謂命者，即識息煖三者和合謂之命，地獄是化生，諸命極短，而又極長，一日一夜萬死萬生，死了一個又化生一個，曰極短，無量劫如是不脫曰極長。四者時無間，晝夜六時中，無一秒鐘不受苦。五者形無間，一人亦滿多人亦滿，受苦衆生，自覺一身徧滿地獄，地獄寬廣，故受苦的身亦廣大。

又者我講出家人犯戒，於五篇中隨犯一條，墮無間地獄者，與此名同義不同，且罪有輕重，無間皆約果言也，犯第一篇戒，墮炎熱地獄，受炎熱苦無間。犯第二篇戒，墮大叫地獄。犯第三篇戒，墮衆合地獄。犯第四篇戒，墮黑繩地獄。犯第五篇戒，墮等活地獄，皆受苦無間，故名同義別。

（二）「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

又者「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二句，學佛法修行，是辦臨終之事，要朋時辦來急時用，急時辦來不中用，所謂朋時，即身體強壯時，無病時，急時即臨命終時，即朋時要辦個智慧急時用，臨終時有智慧，則不致手忙脚亂。智慧多得很，第一要辦個空觀智，平時辦好空觀智，臨命終時即無所著，而空觀須於放不下處修，如以藥醫病，人人所放不下者，第一即是色身，其餘衣食住，財色名食睡等，皆爲此色殼子忙，若真能放下，即是修行。因無始劫來執着堅固，很難放下，故要痛切用功，看空一分得一分利益，看空十分得十分利益；若看不空，臨終時必定受苦，色殼子放不下是堅固妄想，受想行識四陰放不下，又是四個忘想，如楞嚴經所說：「有空觀智者，以一空觀智對待之。」即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世界是所依，房產屋宇，家親眷屬，皆身心所依報，愈依報得懇切，即愈作怪，放不下即愈纏愈緊，如蠶作繭自纏自縛，以此爲安身立命之處，爾才作好，則被人殺命取絲。愚痴衆生！無智慧故，不知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作諸纏縛，命盡入獄受苦。然亦有平時不用功，臨終能放下者，不過千百人中難得一人，此因宿世善根，臨終發現，放得過善緣，教放下念佛即成，平常人要打這主意，那是危險萬分的，雖以空觀智放下一些纏縛，亦非斷滅空，還有要提得起的假觀智，如讀普賢行願品，要能受持，是提得起，念阿彌陀佛亦要提得起，如幻修，故曰假觀智，如是二者究竟提那樣呢？能二者俱提，則必定生西方上品上生，若二者不能得兼，專要持行願品亦可該攝念佛，何以故？受持行願品是念因，念佛是念果，念因是因該果海，念果是果徹因源，若因果俱念。則更好矣，受持行願品，若不能解義，不過聽人講解，則較念佛難。念佛不然，不論識字

不識字，通文理不通文理，故愚夫愚婦乃至畜生，皆可念佛，此種法門普被三根故。又受持行願品者，若能萬緣放下，至誠懇切，不解文義，亦有不可思議功德，就是誠懇二字難得辦到，蓮池大師竹窗隨筆，記一事實，有一軍官，平日虔誠誦金剛經，部下有一親兵，死後托夢。求彼誦金剛經以為超度，軍官從其請，為誦金剛經一卷，越日夢親兵來謝軍官云：「蒙所誦經，只得半卷利益，因其中夾雜不用二字，未能超度。」軍官詫異，自思誦經未嘗不至誠，云何說有夾雜，想來想去忽憶誦經時，下人進以點心，乃搖手示意不用，就此念轉，所誦經即無用了，遂再懇切至誠誦了一遍，異日夜夢親兵作禮稱謝云：「已得超度了。」讀大乘經典或念佛，須看各人心力如何，念佛雖易，而易中有難，如口中念佛心散亂，還是不得大利益，就此懇篤至誠，還要如幻如化，空觀智假觀智，平時辦就了，臨終才可抵當生死，打諸位們岔，大家好好念佛吧！

普賢行願品開題

守培法師講
楊鋭記

一　解釋名題異

大者讚美之詞，非大小之大，亦非當體得名，如大哉孔子之大，乃讚美孔子也，又如大乘之大，乃揀別小乘也，大字之用，或為嘆詞，或為狀詞，無當體得名之作用故。方者法也，非方圓之方，此方為萬法之都名，為十法界之元體，為名題之主腦，前大字即讚美之法也。廣者大也，表前方法量容一切，其是有三種廣大義，即體大相大用大也，方廣是大乘之通名，凡是大乘經，皆名大方廣，或名大方等，非獨華嚴一經為方廣也，以凡是大乘經無不顯示方廣法故，馬鳴論摩訶衍有三義，一者法，二者義，所謂法者，即衆生心，所謂義者，即體相用三大，起信論之法，即大方廣之方也，起信論之義，即大方廣之廣也。

二　辨論宗趣異

所言宗趣者，語之所尚曰宗，宗之所歸曰趣，考此十種行願，所尚者佛之果德也，經云，若欲成就此功德門，而修十種廣大行願，本品行願既樹於佛德，本品不尚佛德而尚何耶。本品之歸趣亦不在普賢行願，以行願是所行之法門，故經云，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沉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刹，是為本品之歸趣也，無量光佛刹，即衆生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亦即衆生之性德也，本品十行願，皆普徧一切佛，一切刹，若獨歸彌陀佛刹，則有因果相違過，又一切衆生彌陀淨土皆在西方，莫謂生西方即生他佛淨土也，若棄自己淨土，生他入淨土，則成外道知見，不名佛知見也，若依賢首宗判此品，則以佛之果德，引衆生性德為宗趣，若以天台宗判此品，則以佛德為體，以性德為宗，以普賢行為力用。

三　華嚴教主異

晉譯華嚴經，以圓滿報身盧舍那佛為教主，唐譯華嚴經則以清淨法界毘盧遮那佛為教主，二譯不同，非梵文不同

也，別行疏鈔則曰法報同是一佛，無分彼此，無奈諸經論早有法界衆身之分別也，法身本具報身修成，如此細節，學佛者不可不知，譯經者不能不分別，否則是非不別，猶疑不除，焉能稱譯師歟，華嚴經乃報身佛說，非法身佛說也，何以，法身無相，非菩薩所能見故，經云，佛不見佛，即佛亦不見他佛之法身也。佛亦不自見法身，經中有言見法身者，一切無見，名爲見法身，凡有所見，皆妄心見妄境，非真實法，以真境無相，真心無知故。起信論云，如來法身，無彼此色相迭相見故，又云，若離業識，則無所見，如是故知諸佛法身，唯自受用，非他人所能見也。諸佛說法度生，皆報身之所爲，華嚴會中諸大菩薩見佛，即見圓滿報身佛也，一身具無量色，一色具無量相，一相具無量好，所住依果亦然，即萬德莊嚴之身也，此身無定相，隨衆生機感而現，故凡夫小乘唯見佛劣應身也。此身能令衆生得大利益，故又名他受用身。

四佛字福字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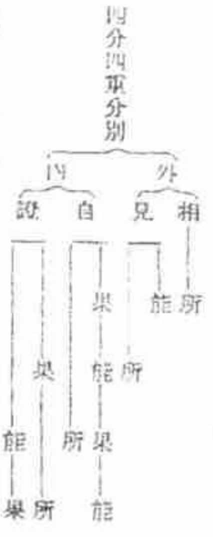
偈云，所有禮讚供養佛，請佛住世轉法輪，隨喜懺悔諸善根，回向衆生及佛道，今人以首句末佛字爲誤，福字爲正，故近時所印之行願品，皆用福字，妄改經文實大錯誤何以，此偈在頌第七行願後，總結前七行願，所有善根盡回向及佛道也，首句禮佛，讚佛，供佛，重申一二三願也，二句請佛住世轉法輪，重申六七願也，三句隨喜懺悔，重申四五句也，諸善根總結七願所有善根也，四句回向，如是前文頌義顯，若曰所有禮讚供養福，即以福爲願，因以下諸佛爲願果，後以第三句善根爲願因，第四句衆生爲願果，如是則文不順義不圓，以請住世轉法輪，皆現行之因；非所願之果故，再則偈中所修皆云善根，不名福故，如是當以佛字爲正，福字爲誤。

唯識學上之賴耶能所緣義

第四節　四分分別

唯識論云：此四分中，前二是外，後二是內，初唯所緣，後三通二。此明四分之內外分別，四分中見分體雖非外，然緣外境似外境現，斷其所緣相分，亦名爲外，故前二分俱名爲外。後二分爲識體，唯緣內境，不緣於外，故俱名爲內。鈔外難云：見分比量或非量，則不許與第三以爲果，見分若時現量，應爲第三果？答：第四唯是內，義是本故得爲第三果，見分緣現量，爲緣外故又是末，不得作第三果也。後能所緣分別，初相分唯是所緣，後三通能所緣，見分望前相分即爲能緣，望後自證即爲所緣，自證望前見分唯是唯能緣，望後證自證分爲能所緣，證自證分亦望自證分爲能所緣，此二互爲能所緣故。爲所緣之相分即爲所量，爲能緣之見分即爲能量，而以能緣見分之自證分爲量果。見分爲所緣時爲所量，能緣見分之自證分爲能量，而以能緣自證分之證自證分爲量果，自證分爲所緣時即爲所量，能緣自證分之證自證分即爲能量，而以能緣證自證分之自證分爲量果，亦以能緣自證之證自證分爲量果，此二互爲能所量及量果也。

列表如下：——



論文引契經伽他中云：衆生心二性，內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纏，見種種差別。意謂一切衆生皆有內外二種性，如是內外一切分，皆有能取所取之纏縛，而纏縛二字，述記解云：相及粗重，二縛具故，名爲纏縛。此解不通無漏義，又義演云：四分互相繫屬，故名爲纏，非謂煩惱纏縛名纏，此解義通無漏也。

第五節　四分一體

唯識論云：如是四分，或攝爲三，第四攝入自證分故，或攝爲二，後三俱是能緣性故，皆見分攝，此言見者，是能緣義，或攝爲一，體無別故。此中雖有四分不同，然就其四分義上可結歸爲一體，何以呢？如以四分可攝爲三分，即以第四攝於第三自證分，因爲自證與證自證二分，其果體是一，見分緣相分時，以自證分爲量果，證自證分緣自證分時，亦以自證爲量果，量果體一，故第三能攝第四分也。後之三分攝入第二見分，因爲見分是能緣義，後三皆有能緣性故，故將後三攝爲能緣之見分中，或攝爲一分，即以前二見相與後一之證自證皆以自證分爲體，離自證外無別體也。楞伽經頌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意謂我們一切有情唯有一心，無心外境，是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皆仍在一心也。

第三章　能緣義

第一節　略釋三相

唯識論云：了謂了別，即是行相，識以了別爲行相故。此中了者，即了別義，亦即行相，因爲初能變的識體，即以了別爲其行相之作用也。此了別行相爲識自體分上所變之見分，了別作用，然若就用顯體，非但見分有了別作用，自證分亦有了別作用，故識亦用了別爲其體也。問：見分與自證分之了別有何異耶？答：見分緣外，自證唯緣內不緣外也。此中行相，總有三解：一行即見分，遊履爲義，相即體相，是境體相，見分遊履於境體上，名爲行相，此解體相亦通眞如。鈔云：然眞如亦得名爲相，無相之相即是實相，故眞如亦有體也。二相即相狀，境上所有之相狀爲相，能緣見分行於所緣境之相狀上，名爲行相，此解相狀與前解體相有別，義演云：前解見分親證境體而無相狀，此解見分緣所緣境時，有青等相狀，故有別也。三相即相貌，名謂能緣見分緣所緣境時，其能緣見分心上有行解相貌，名行相也。此中前二解相屬所緣境，第三解相屬能緣行相，初通於智證眞如，以眞如有體相，無分別智所緣境相沒有相狀，無分別智緣境相時，無有行解相貌，故後二不通智

證異如也。

行相
- 體相——行於所緣境體相上——通習於緣
- 相狀——行於所緣境相狀上——相屬於境
- 相貌——緣境時有行解相貌——相屬能緣
- 唯有漏心

第二節　破無能緣

唯識論云：若心心所無能緣相，應不能緣，如虛空等，或虛空等亦是能緣。此中論文立有二量，以破安慧等左大乘師也。一心心所應不能緣（宗）無能緣相故（因）如虛空等（喻）二按虛空等應是能緣（宗）無能緣相故（因）如心心所（喻）初量意謂若不許心心所法有能緣相，則心心所法應如虛空等不能緣境，以虛空等無能緣相，故不能緣境，心心所法無能緣相亦應不能緣境。二量意謂若不許心心所法有能緣相，而是能緣，則虛空應如心心所法無能緣相，而是能緣，以許能緣法之心心所無能相緣是能緣故，虛空等無能緣相亦應是能緣也。今護法論師建立有能所緣之見相二分，故不同於安慧等師也。述記云：一切唯有覺，所覺義皆無，能覺所覺分，各自然而轉。此中前二句明心有境無，因為一切法唯有能覺之內心，而沒有所覺之外境；後二句明內心見相二分是有，謂能覺分，即似能緣之見分，所覺分即似所緣之相分，以此似能所緣之見相分，各各自然因緣和合而轉生，不須待外境及大自在天等而生也。

第四章　所緣義

第一節　內外境

初能變識執受境界有二，一內境，二外境，內境有二，一者諸種子，二者有根身。論文云：執受有二，謂諸種子，及有根身。此中執受，執有攝持二義，受有領覺二義，總此執受之義，即是攝為自體，持令不壞，領以為境，能生覺受也。此初能變識執受種子——有漏——唯有攝為自體，持令不壞，領以為境之三義，若執受根身，即有能生覺受義，論以攝為自體，領以為境，義通說執受種子及根身也。鈔文總分四義料簡：一有漏種子，是持不壞，是領為境，非生覺受；二外器世間，是領為境，非持不壞，非生覺受；三五根，是持不壞，是領為境，是生覺受；四無漏種子，非持不壞，非領為境，非生覺受也。此中執受身根有三問答：一識是心法，根是色法，初能變識為何攝色為自體耶？答：根是第八相分，此相分不離於識名為自體也。二初能變識唯是無覆無記，如何能攝彼根身生覺受耶？答：今言受者，是其領覺二義，雖第八識不能生其覺受，而攝根等為自體，而有安危苦樂等事，即令根等而生其覺受，非第八生覺受也。三此覺受唯約身根說亦通餘根耶？答：但唯身根能生覺受，非餘根也。若爾，何不別說？謂餘四根及四塵等同其一處不離故，總名覺受，實為身根生覺受也。述記謂此初能變之所執受，諸師有別，對法論云：但執受五根四塵一分，無聲塵及種子，瑜伽論云：但執受五根及五塵一分，無有種子，二論初約生覺受義說聲證瑜疏，不可執生覺受，不說聲塵；二約聲不離內四大種，說聲有執受，然皆就執受現行而言，故不說種子。瑜伽五十一及此論所說則依現行及種子言，故謂執受種子及有根身也。

茲將執受義列表於左：——

藏識
執：攝義——攝爲自體；持義——持令不壞
受：領義——領以爲境；覺義——能生覺受
（種子；根身）

一有漏種子——持不壞
二外器世間——領爲境
三五根——生覺受
四無漏種子——俱非

（待續）

宗鏡伽陀

序

上方山兜率寺覺眞撰
四觀山緇序

達摩以楞伽印心，曹溪用壇經指示，五宗諸宗，或揚眉瞬目，或怒罵棒喝，乃至拈古頌古，早參晚參，皆直指西來大意，顯示本來面目之權巧也。良以法性湛然，異如絕言，雖有言說，皆非實義。故語錄偈頌，公案機緣，雖汗牛充棟，亦不過老婆心切，眉毛拖地之作略也。若認作實法，則爲諸祖罪人，然不能於中透得亦非諸祖嫡骨兒孫也。覺老人在金山融祖門下，參究多年，未獲契悟，閱古人公案，每以不能透脫爲恨。一日，見華嚴經頌有云，若人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不覺豁然有省，當下桶底脫落。旋復於夢中得句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醒後，神思煥發，迥異尋常，閱古人公案，俱可迎刃而解矣。每遇適興時，輒作歌以自見意，日積月累，共成四十首，名曰宗鏡伽陀。若能透得此偈，於五宗機緣，如鏡照物，森羅畢現。如有一句未了，於千七百條葛藤，亦滯留難透矣。余得之，頗覺歡喜，敢未自有，謹授諸鉛槧，供之同好，作標月指，爲敲門石。若能直下透徹，便會拈華大意。否則冬至一陽至，蟄蟄萬類甦後還之，則如覷掌中菴摩羅果，又有何奇特之可言哉。

壬午佛自恣日四觀山緇識

參禪人，怎用工，華嚴經頌說分明，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無住本，無念宗，無相爲體金剛經，慧能須承忍祖意，五葉聯芳結果成。

參禪人，識自心，妙性圓明是法身，衆生與佛本無二，凡聖只緣迷悟分，波歸水，妄即眞，瓶盤釵釧總成金，阿賴耶即如來藏，名異體同莫浪尋。

參禪人，信要眞，吾祖法傳古到今，拈花示衆靈山會，多無說而說無聞聞，飲光氏，笑有因，正法眼藏涅槃心，多子塔前分半座，教外別傳是宗門。

參禪人，識正因，了因更兼有緣因，調身調心調呼吸，六不無許多方便門，行多散，臥多昏，惟有坐禪得道眞，六祖長伸兩脚臥，只要憎愛不關心。

參禪人，善用心，一念萬年訣的眞，人人都被時辰轉，惟有趙州轉時辰，狗逐塊，獅咬人，欲息妄想直截根，四十年來方成片，血心垂誠感香林。

參禪人，學牧牛，欲犯苗稼挽回頭，南泉隨分納些些，潙山甘將名字隔，勤觀照，六不收，免教子縛鼻由，捉猴怎放犁攤頭，御象那堪脫却鈎。

參禪人，看話頭，疑情得力是來由，無孔鐵錘難穿鑿，

眼入牛角心已休，栗棘蓬，塞咽喉，口如蚊子上鐵牛，熱病有時汗大出，一莖草上現瓊樓。

參禪人，覓主公，本來面目示宗風，會取面南看北斗，當教日午打三更，亦寂寂，亦惺惺，二六時中綿密工，似鷄抱卵貓捕鼠，捺貯飴子已時容。

參禪人，須努力，生死不明是大事，如喪考妣痛在心，一人萬敵不驚懼，猛鐵行，慷慨去，因循那有精進志，眼光落地鬼索來，七手八脚難救濟。

參禪人，志要堅，慈明錐股下痛鞭，高峯死關閉五載，長慶坐破七蒲團，頭觸柱，枕木圓，夜來不睡費鑽研，道信法效脇兮者，寢不沾席六十年。

參禪人，須漸次，一超直入如來地，初心已得正覺成，始覺不與本覺異，途中得，休須慮，歸家穩坐得受記，祖父從來不出門，遊鄉端是兒孫事。

參禪人，心印道，單傳直指覓真宗，不在逐文尋言句，何須踏殼又迷封，虛空裏，莫釘釘，鉢盂安柄枉施工，直饒句下承當去，落二落三也不中。

參禪人，路莫差，點鐵成金覓作家，驅牛奪食逢好手，金屑落眼不爲寃，抱橋柱，捏死蛇，擔板何須只自誇，鯉魚跨打飛天上，豈似人間井底蛙。

參禪人，莫弄巧，偸心增長無明草，思量分別容計較，入海算沙數他寶，擴地聲，大事了，死中得活消息好，萬里神光正眼開，銀山鐵壁齊推倒。

參禪人，莫逞狂，摸象盲人說短長，香嚴頻作粥飯僧，裝窠號紗周金剛，明心地，見性光，本非赤白與青黃，誰殺相瞞說不得，言語形容錯商量。

參禪人，莫自矜，眼花錯認定盤星，覺知心內當無念，雖透聲門須竊名，諍妄病法縛成不，將一物，也非空，趙州令人放下着，幾乎玄殺一名僧。

參禪人，莫落空，澹寂沈空病轉增，直教枯木寒灰去，不覺墮入無爲坑，活潑潑，主人公，三頭六臂顯神通，冷水澆石盲修煉，怎知漁月正春風。

參禪人，須知有，鑽木取火須好手，水中鹽味色裏膠，拋甎拋道豈能走，知而犯，趙州狗，若肯做到血在口，三世諸佛無功用，貍奴白牯揭宗風。

參禪人，看霧無，善惡思量總蒺藜，泥牛戲月何情意，木馬嘶風作嗚呼，發祖師，客杜徒，石女懷胎怎分殊，有人問我玄妙訣，趙州東院掛葫蘆。

參禪人，識本宗，不落兩邊即是中，生死涅槃都如幻，不着聖凡與凡情，有不有，空不空，依舊拈取西北風，會取大乘圓頓意，較嗣該括小諸終。

參禪人，必平常，趙州深入南泉堂，三千里外摘楊花，逢人不得錯商量，栢樹子，羅漢王，七斤布衫重衣裳，用心不離二十載，八十依然受風霜。

參禪人，話超凝，山上鯉魚井底塵，蝦蟆跳上梵天內，巡朔港過東海濱，聲色外，本來人，倒騎玉象趁麒麟，三脚猫子逆方去，不落蹄踪永無痕。

參禪人，識根源，目前無法法現前，趙州庭前柏樹子，風穴山下竹葡綠，為人的，不相干，胸中流露本天然，十字街頭認親爹，兩路雙賴阿家牢。

參禪人，得悟緣，觸碰左右盡逢原，夜觀明星成正覺，釋迦留樣與人看，靈雲對耳，色現前，好個入處非常開，通底脫落稱痛快，冷灰爆豆也新鮮。

參禪人，悟色邊，過水觀影見的端，靈雲忽遇桃花放，大方指觀柏樹前，吹布毛，亦通玄，百丈撥灰點溈山，同轉德山明心印，點燭吹滅古龍潭。

參禪人，悟在聲，法身聞聲毒藥鐘，樵鼓打動楚石意，馬嘶提醒慈照公，聆雞叫，聽蛙鳴，從人歎引得保保；折竹響傳淡月耳，雲門亦令死心驚。

參禪人，悟無方，提緣一到不尋常，隔江招手無言句，汲水折擔亦合忙，簡層動，雞飛揚，洗菜隨流見性光，夜來得力枕推地，渤器翻翻好商量。

參禪人，破三關，末後脫去錯給衫，心佛皆是假名號，消息直達威音前，無面背，任方圓，透脫法身玄又玄，盡蚊眼裏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

參禪人，得體用，尾摩羅即大圓鏡，萬像森羅影現中，妍醜善惡別邪正，夜半明，太陽盛，日午却同三更靜，滿樹楊花九月飛，紅爐霰裏寒冰凍。

參禪人，示化理，南山起雲北山雨，張公吃酒李公醉，醫豬灸猴馬腹拆，平等門，無彼此，捏碎霹靂開皆死，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乏知識。

參禪人，鬥機鋒，非鵝鬥兮鵝跳井，野狐跳入金毛窟，金毛退入野狐中，施揚驗，臨濟宗，賓主相看定輸贏，洞山無寸草處去，石霜出門草便生。

參禪人，施快活，石火流星見異端，眼目定動只一瞬，早成紙裏與麻繩，乾矢撅，酒盞盤，神頭只在鏡腦邊，不怕秘魔叉下死，將背直闖伊胸前。

參禪人，宗溈仰，兩口無舌論家長，牯牛寫出溈山號，取水點茶原莎良，三摑從，作比量，照前照後不相當，圓相傳得壹百個，誰為雞和少官揚。

參禪人，宗臨濟，撐得佛祖第一句，三玄三要法傳心，參境奪人賓主事，當頭喝，遇為謗，去縛解黏除響氣，家風普通多兒孫，慧命千古長相續。

參禪人，宗曹山，雲居亦是洞山傳，根源大法參同契，密印傳心寶鏡篇，賓主合，體用全，五位君臣識正偏，守理宗情惟默照，通宗管帶亦隨緣。

參禪人，宗雲門，氣宇誰能超乾坤，宜推三句涵山密，截破抽顧作偈吟，舉憶碍，辯香林，一字關前少知音，曾取點陽銅宗頌，巴陵三轉報恩恩。

參禪人，宗法眼，即物發神是真傳，會取滿資宗旨意，滿目教水與青山，天台韶，演的端，通玄峰頂出人間，百丈恒師承三訣，珍重吃茶歇去邊。

參禪人，會五宗，門庭施設各不同，臨濟迅雷雜掩耳，雲門把炬向逆風，消息密，溈仰宗，曹洞傳心理事融，法眼獨迷宗風密，萬象森羅海印中。

參禪人，透公案，諸訛錯謬也須判，沙裏無油泥裏刺，奇特每間觀切臉，代或別，徵與拈，雜是誠驗論長短，不如守個老話頭，陳年葛藤都莫管。

參禪人，信要行，但解不修徒聰明，會取祖師西來意，不落昧禪不落空，無想定，外道工，四禪八定輪迴中，脚

與盧明德生地，與孔德與佛祖同。

稠禪師小傳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焉。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為太學博士。年二十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寔法師出家。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既而北遊定州嘉魚山，旬日攝心，始得入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欲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漳洪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苦行練心。又修死想，遂除貪愛，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起，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蔥嶺以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嶽寺。後詣懷州西王屋山，復移止青蘿山，又移懷州馬頭山，屢顯神異，威設幽冥。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辭不聞命，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既召不出，亦於尚書谷中為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道張名重，有如此者。

齊文宣天保二年，召令弘法，苦辭致驗，方始允遂。帝躬出郊迎，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為帝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汗流，因從受菩薩戒法，斷天下屠殺，敕民齋戒。天保三年，又敕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仍為石窟大寺主。帝以佛法大宗，靜心為本，諸法師徒，游涉法化，聲聞擾煩，因欲廣除之，以稠諫而止。帝又以國儲分為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爾徹情歸向，通古無倫。帝嘗手敕，月別頻下，又敕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造諸藥餌，親伺疾苦，帝每親幸參覲，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黃門侍郎李奘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為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賓，家藏一本。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臨終異香滿寺，聞者悽神，敕遣襄樂王宣慰，施物五百段，設千僧供於雲門，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為起塔，詔依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延千僧齋，施物千段，闍毗之日，四部彌山，人將數萬，香柴千計，莫不哀慟響谷，哭聲流川。敕右僕射魏收為製碑文。其為時所重，前後皆此類也。

（續高僧傳卷十九）

按中國禪法流派，大別有二，一為圓頓禪門，一為次第禪門。稠禪師實為次第禪門創始之第一人。惜次第禪法，今已失傳。本期所載「稠禪師意」、「稠禪師藥方療有漏」，均係得自燉煌石室，於此或可約略窺見次第禪法之大概，則此區區千餘言，實亦彌足珍貴也。

稠禪師意

問：大乘安心入道之法，云何？答曰：欲將大乘之道，先當安心，凡安心之法，一切不安，名為安心。言安者，暫心諸緣，妄想永息，放捨身心，虛滌其懷，不緣而照，起

作恆寂，種種動靜，音聲刻莫嫉爲妨，何以然者，一切外緣各無定相，是非生滅，一由自心，若能無心於法，則無障礙，無縛無解，自證無縛，名爲解脫，無礙稱之爲道，又復是非之見，出自妄想，若自心不心，誰嫉是非，若能所俱亡，則諸相恆寂，以諸法等故，萬惑皆如，如理眞照，無法非道，此法秘要，非近情所測，行者若欲聞讀，惑著實意，莫取文字，還自修心，無令有間，不得調戲散心，放逸大道，法不可輕，示正可默心自知，以養神志，蘊道育德，資成法身，三空自調，以充惠命，非是不肖之人而能堪受，要福重人，乃能修耳，內視不已見，返聽不我聞，乃知一切諸法滅，非智緣滅，若能行此觀者，體同虛空，名無邊三昧，無心入名大寂三昧，諸量不起，是不思議三昧，不從緣變，名法住三昧。問曰，云何名禪。答曰，禪者定也，由坐得定，故名爲禪。問曰，禪名定者，心定身定。答曰，結伽身定，攝心心定。問曰，心無形狀，云何著攝。答曰，如風無形，動物即知，心亦無形，緣物即知，攝心無緣，即名爲定，問曰，五停十八境見物，乃名爲定，眼須見色，心須見境，云何名定。答曰，見境即生心，物動卽風起，風息即境安，心息即境滅，若心境俱滅，即自然寂定。問曰，既無心境同虛空，云何修行。答曰，心雖無形，而有大用，是即聖法，今稱心體即定即聖即眞即正，非業非惱非邪非惡，即斷三際，即成三學，即捨凡志法即聖法，夫安心者，要須常見本清淨心，亦不可見，如是不可見，如是不可見心，常須現前，雖常現前而無一物可得非但無一物可得，乃至少許相貌亦不可得，雖少許相貌互不可得，如是行處，分明了了，不被一切言教惑亂而不捨是心，從初發心，乃至成佛，不離此行，唯當漸漸寬廣，漸漸易成，畢竟歸空，雖作事業具六度行，一切業常不捨是心，不覺漸漸除疑惑，漸漸悟解，即須讀誦大乘經典，與心相應者，雖讀誦經時，亦不須分別，强作解釋，漸漸自當洞達一切諸法，上乘雖言了了分明見心，如是見心非眼所見，亦非凡夫所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無力飲河池，詎能吞大泉，不習二乘法，何能學大乘，先信二乘法，方能信大乘，無信論大乘，空言無所益，具是諸善根，守護慈悲本，常樂攝利物，是名爲大乘。

稠禪師藥方療有漏

病愈出三界逍遙散

信受一兩（取歡喜樂聞佛法者）　精勤二兩（取晝夜專習不廢者）　空門一兩（取知內外見者）

息緣二兩（取知畢竟無所得者）　觀空一兩（取知若空無常者）　無我二兩（取無自他分別者）

逆流一兩（取不入色聲香味觸法者）　離慾二兩（取無依無處所者）

右此八味，惡斧剉之，於定臼中，細擣；以不二羅篩，勿令麁過，日服方寸，凡若滿者，不限多少，若問旋塔逍遙，禮即幽居靜坐，其服藥之法，逢人省出語，値物莫與心，防貪斷口味，持厄好行婣；茅菴最堪樂，任意得湯風，宜寒便處煖，弊服益切能，非但破宿結，亦復息殘微，勝空出林藪，火宅不相逢，金丹未足比，玉屑豈能勝，莫欺濫，勤自課，時可昔，莫虛過。

遼之佛教美術（二）

中嶽

類別 遼代佛塔，略分五類：

（一）佛宮寺八角五層木塔 山西大同南百三十里有應州，佛宮寺在焉，建有八角五重木造五塔。據寺內碑此塔遼清寧二年（A. D. 1056）創建，高三百六十尺，全部以木造。其後頻經重修，而舊觀勿改。觀現今建築，八角五重木塔之初層有裳階，每邊四十一尺三寸，初層每邊三十五尺五寸。第五層每邊十九尺六寸。全高目測約二百五十尺。其內九輪露盤以上約四十五尺。若中國第一高塔也。外部科栱着土黃色青色等，柱除丹艭彩畫，內部描壁畫，每層中央安設佛像。

（二）八角多層塼塔 形式如右，所不同者各層四方有出入口為拱（Arch）形，下面基部施種種彫飾。眞例如河北省涿縣城內雲居寺八角六層塔，按碑文大安八年（一〇九二）建立。其前方之智度寺八角五層塔亦類似，推定為遼末金初建。

（三）仍是八角多層塼塔，各層外壁盛施佛像與小佛塔、扉、窗等浮彫之形式也。白塔子（遼之慶州城址）白塔是其例，塔平面八角，七層塼築，通體白色自下層至上層，順次次減殺。每層皆現天部、守護神、佛弟子、象、獅子、小塔婆等，飾以複雜物相。各層塔蓋較狹，現科栱而承塔蓋。其手法、全摸木塔。建造年代無定說，大抵自遼聖宗崩御至遼之滅亡（一〇三〇—一一二五），足以代表契丹民族文化之獨特性與優秀性也。

又綏遠歸化城東方白塔村附近（遼豐州城址）之萬部華嚴經塔，高約百四十五尺，遼末金初作。與錦西南城外高三十餘尺之小塔，皆此類也。

（四）八角多簷式，第一層與下之基部每面皆浮彫者遼金塔也。第二層以上，有用科栱者與略簡塼者二種式，前者多在河北，後者多在遼東。在河北者如：

a 涿縣城門外一里之雲居寺八角七層塼塔（大康六年，一〇七九）建。

b [illegible]佛舍利寶塔，八角十三層。

c 北京天寧寺塼塔 天寧寺在廣安門外，唐代曰天王寺，遼代仍之，名冊志延曾存此。塔內有八角十三層塔，順天府志曰：

寺內有塔，高二十七丈五尺五寸，其中無階級可上，盛藏以安佛舍利，非登眺之地也。北京天寧寺塔，中實而不能上登，其他諸塔倫造金塔之形式 仍認為遼代所建。又塔前存重熙十七年所建釋迦尊勝陀羅尼石幢存，與該塔建築年代有密切關係。

在遼東者如：

a 義縣嘉福寺塔 塔在義縣城內，八角十三層塼築，自下七層以上破損，第一層較高，其下陽刻獅子頭。從此更一、二層以下，各邊施六七體菩薩浮彫，初層各邊築出八角之稜柱形，中央造 Arch 形佛龕，於中安置佛座。左右刻出脇侍立像各一體，中央佛座像上造大形天蓋，左右脇侍上部亦刻小形天蓋。又於中央上部[illegible]，其左右[illegible]

部飛翔之姿，此塔多鏡，今各層各邊尚存三枚。初層塔盤直下，顯現複雜之科栱形。

b錦縣廣濟寺塼塔　八角十三簷，清寧三年（？一〇五七）建。

（五）上部戴半球形建相輪者：

a河北省房山縣雲居寺北塔

b薊縣觀音寺白塔

c易縣泰寧山雙塔寺西

此三者皆爲後之喇嘛塔形式之先驅，殆發印度佛塔之流者。

除上五例外，與契丹佛教文化有密切關係者，如：

雲居寺南塔　在房山縣西南約五十里，有禪宗伽藍曰雲居寺。南塔位於其境內之西南方，遼天慶七年（A.D.1117）欲將經藏，永垂不朽，刻大碑百八十片，小碑四千八十片，埋藏地下，建此塔以鎮之，因藏經，塔又曰壓經塔。塔塼築八角十一層，方壇上飾以佛龕，斗拱，高欄，建於二重基壇上。初層之塔身，承以蓮花座，四面開入口，各閉而作櫺子窗形，以斗栱支軒，下綴風鐸。第二層以上漸低，層層縮減，各盤屋簷以瓦葺，外觀甚美。

雲居寺南塔下續秘藏石經塔　遼天慶八年（A.D.1118）建，埋石經於南塔下，刻八角塔身。題曰「大遼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塔以大理石造，八角七層，基壇刻瑞獸、神仙、飛天、伽陵頻伽及蓮花，技巧頗富麗。基壇之上，有豐肥之蓮花座，幅形高細以承八角塔身。塔身之上，重層簷七層之頂，載四層蓮花座，今寶珠已失。（待續）

焦山名勝小志

嘯月

山川之勝，以幽而奇。探勝者，從超然自得處觀，焦山，山之幽者。山寺承殿，煙寺相望。林淵路境，綴日新勝。洵佳境也。夕陽欲[illegible]，余歸策定慧寺，歇足殿經樓，登山寺之最高處。課誦之暇，登館二三層已沒，明月在天。落影倒映于西浦，與舒已升于東溆。蟠螭[illegible]，北成[illegible]，登樓眺望。迴光斜射于峭壁，倒影徐搖于江波。[illegible]一丹。孤帆疎影，隱然片白。北固巨浪跳浪，江底拜風。與彼浮沉，隔湖出沒。浙流光于一線，煙浩渺于千頃。景色怡怡，[illegible]。既而暮色四合，游言旋歸。隸海門瓜洲，晚渡蒼茫。隱隱然[illegible]人語也。于途遙瞻隔江，長歌[illegible]之聲，奏湖鴒之曲。天水一碧，[illegible]煙不興。短笛橫吹，餘音嫋嫋。[illegible]于危巢，動[illegible]半江新月，夜靜風生。遊人已逝，漁火將明。高閣夜闌，[illegible]。造乎雜聲漸寂，鳥夢猶然。[illegible]在園，雲披天東。[illegible]動，五色[illegible]。一輪徐升，[illegible]于[illegible]河，[illegible]于江界。[illegible]佰，[illegible]。明[illegible]閣，併成金碧。煙[illegible]山，來帆[illegible]樓閣下。信哉！山居之樂，不可爲外人道也。[illegible]：夜獨寂，[illegible]月[illegible]。于時外緣[illegible]，內[illegible]思[illegible]。[illegible]月知其爲[illegible]望而已。嗟乎！余自[illegible]北來，[illegible]數年，[illegible]之[illegible]閣之[illegible]。自今已往，日月不居，一別難再，[illegible]之[illegible]居斗室，因思焦山之勝，追賞其風景物，[illegible]之[illegible]神往魂馳也。乃[illegible]志之，聊以遣興云爾。

焦山，在京口東北九里大江中。與金山對峙。相距十五里。其源發自岷[illegible]，東北至馬鞍山，象山，石公山，象山入江，突起而爲焦山。古名譙山，漢處士焦光隱此。因名焦山。金山名浮玉，見宋米芾臨金山題注。又云浮玉乃焦山之名。今山尾石刻浮玉二字于石壁之側，而金山題師[illegible]

石壁亦有之。一名更稱，由來舊矣。山有東西二峯，故稱雙峯山。高四十七丈，周三里半。由象山至焦山，江底有石阻，善水者，沒而捫之，其阻橫亘如遊龍。冬月水涸，近岸之石可見。俗呼為門限石。郡志稱：焦山兩獅形，象山兩象形。獅象環抱，截江水之下流，扼海防之要衝。金陵門戶，實在於焉。

阮元焦山采略：考杜佑通典，京口有譙山戍。太平寰宇記，亦以譙山為戍泊之山。余家藏嘉定鎮江志云：江陰焦山詩，舊本作譙山。是北宋以前尚名譙。北宋以後，始以焦孝然，先事附會之。孝然避兵，懸絕揚州。見三國志註。爾時孝然年尚幼，並無隱焦山三詔之事。且孝然魏以後人，蔡伯喈卒于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贊，尚別有一焦君。斷無為孝然作贊之事。

舊丹徒縣志云：京口焦山，焦光所隱。卒後，蔡邕為贊。宋眞宗封為明應公。先是，眞宗染疾，未瘳，夜夢老人行入殿，自謂東南隱者焦光，持丹奉獻。夢覺，病如失。乃詢之近臣，曰：此乃漢末高隱，逍遙天壑，隱焦山洞。結草為廬。三詔不起，日飲樂道，廉節自持，後野火燒其廬，因露臥大雪中。猶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其所隱處，遂名焦山。

新丹徒縣志云：隱焦山者，或名先，或名光，必非一人。而宋眞宗之所夢，蔡邕之贊者光也。晉魚豢魏略皇甫謐高士傳所載者先也。冷士嵋謂焦先生祠堂記，謂邕以初平三年被害，而先至魏嘉平中尚在，何契清晤江閣集，亦謂邕所贊應是光，不是先。考邕贊載在古文苑，但稱以焦君，而不名。其斷然非焦先固無疑。然謂之焦光亦鮮證據。烏知漢宋不更有三詔不起之焦君乎？亦隔千數，未敢以臆說測之。姑以傳疑可耳。

定慧寺

定慧寺，在焦山之陽。寺踞山之南麓，俯萬里之長江。其後倚獅子岩。一名海雲岩。該寺古名普濟，與燈錄載：為歷代叢林。寺創自東漢興平間。其後興廢遞承，規制斯拓。唐僧法寶發重建。宋易名普濟庵。元祐初，僧了元主此，後復名寺。紹定癸亥燬于火。僧德愼復重建。郡守陳均，皆為之記。元易名焦山寺。旋燬于兵。明宣德中，僧曇初重建。正統間，其徒安衍拓之。梵宇之盛，尙與北固金山埒矣。迨清聖祖南巡，駐蹕于此，乃改今名。並賜御書額。山門在定慧寺前之右。已丑冬，僧行載建菁海不揚波亭址。以天水胡繼宗書海不揚波四字，故名。其後天王殿，明正統間釋安衍建。前有人拱坊，明萬曆丁丑立。坊陰刻「漢處士焦先生三詔坊」九字。安慶法藏一書。左右分立御碑亭一。清高宗御書遊焦山詩。兩側有六朝松，亭亭直上，如蓋如幢。惜今已枯。枝幹盤曲若虯龍。其木研屑，紅如丹。香逾沉。可以療百疾。再進，則大雄殿在焉。唐法木成禪師開山，宋了元，明覺初，相繼重修。及清初邑人高拱斗，新會方可成復營而新之。迄房禪閣，漸趨頹廢者不下千餘間。爲江南叢林之，紅棟高甍，烟霞互出。尙巍峨之寶坊，清淨之祇園也。最後，藏經閣舊稱藏經殿。明正統十二年，敕賜大藏全部。巡狩周忱建殿藏之。正德丁卯，僧妙寧重修。崇禎壬申，燬于火。清聖祖二十八年，僧與上復建為閣。治後既有修建。今名藏經樓。而經古，印在其前。高數丈，登之，可望象山。

（待續）

重讀一夢漫言（下）

孤鴻

這已成了不可掩蔽的事實！現今稍有些學識微知教理的僧伽，對于經論，全憑自身沿涯一點的世智辯聰虛妄意識去穿鑿，附會。總是不肯禮拜，求佛菩薩的加持，減滅愚癡除的蓋覆，而開展慧之門。這也就是重視了舍本，忽略了修持。（禮拜懺悔）結果，盲人騎馬，夜臨深池，誤己誤人，造出不可贖的謗法瀰天罪惡。為糾正這種妄情謬見，現在我把見老人鑽研大律的一種親驗的境界，寫在下面。

「夜則燈前展卷，詳閱。臨文古義深處，若無諳者請問，掩卷長歎，唯禮諸聖，乞求開曉，纔起，少坐片時，復展卷味義，豁開門見山，冷然無疑，如所懷應，每每不爽。」

見公承三昧老和尚的遺囑，懇辭不獲，故主持了華山。居居弗暇，他首先與全山僧衆，共約十事。

「……三者：諸方叢林，多安化主，設緣募化，方丈諸事串龍，執事親務遊歷，故今請功數衆，把持當家，大錯因果，退息擔借，今華山不安一化主，不散一緣簿，道糧任其自來，縱行決不容服。四者：諸方出頭長老，一居方丈，即設小廚，收集果品，宿留飲食，恣意私食，若贊者有分，餘莫能沾。總統衆之名不均，設寮堂之位虧臨。今某三時粥飯隨堂，一切果品入庫……十者：同界大衆，俱遵佛制，皆去飾好，勿著綢綾，勿穿俗服，……」

語語沉痛，字字鏤心，孰料三百年前，在僧伽圈囿中，已是這樣的烏烟瘴氣，不堪言狀！所以老人在諸天推出的時候，首從自己作起，盡滌積習，為僧寶一爭正氣。現在距清初已數百年了，諸方叢林的內幕怎樣，昭然若揭，實不待贅言。那末居其位者，看到這種規約，能否立即警惕自省，謂日就去，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呢！

晉片飛來的內亂外患把明朝社稷伴送到崩潰。滿清起而代之，來發揮統治者的無上的威權。四方粗定，江南未雖的義民這時時活躍着。在順治三年甚子臘香的中秋後，華山全寺的僧衆被株連了！情形那樣的嚴重，幾乎都犧牲在血泊中。事件是如此發生的：

華山原為過路往來必經的地方，義民曾就食于此。這個消息竟被官方探得了。沒有組織的烏合衆，怎能經得鐵騎的圍攻，黎選，不久多半束手就擒而成階下囚！這時，陰奸勾結的巨罪高高加在佛門衲子的頭上。全山僧衆都被押解到大營。多麼觸目驚心，緊張的一幕呵！

「進大營，見千餘鄉民，哭聲動天……將彼第十六人解上，少時復解下，在余等背後。兵言：『衆長老俱要看殺，否則同此十六人一刀餘亡』言畢，出刃聲響，十六人遂殺……。裂者血濺僧衣。余謂衆云：一放捨切莫慌張，人人一心念佛，若是多生定業，今日必要酬償，若不在此劫數，自然解脫，平日修行，正在此時得力。衆皆依之，喃喃念佛。陳嶷抄下來，單呼領僧上去，將審受害，供予是方丈，若兵來喚，因思生死如潮泡起滅，臨難不可失此僧儀，緩步直上，左右兵衆刀皆出鞘，齊喊令跪。余正色云：『身若如來袈裟，佛制不禮拜俗，覺避采其生，故違于律，遂合掌鞠躬旁立。……」

所謂生死在呼吸間，這確是千鈞一髮之際呵！視死如歸這句話，誰也說得來，并且說的那樣流利，順口；但是大難當頭，那個能有相當的把握。現在見公當此間不容髮的時候，神色是那樣自然從容，生死看得那樣輕如鴻毛。對

人，諄諄開示，聽以念佛專求解脫；對己，護持佛教，決不捭俗而稍失了僧儀。矯矯嗎？造作嗎？他平素用功的這樣如何，在這裏給我們鐵石般的証明。

與清庭的官長返復辯解多次，爲了對答得體，卒能化險爲夷。全寺釋子安然無恙的重歸了華山。此後更博得官方滿意的護持。常住也發發榮固，高枕無憂了！

老人是怎樣道德鎮節呵！四方衲子不期而至，諸剎耆宿都景而歸。此時老人春秋正是五十。不幸的事故又在醞釀了。圓滿，圓滿在這斷腸的濁世裏，到那裏去尋覓從判覺心師──三昧老和尚的披剃弟子，見公受具戒証師！──爭居方丈。這確是難以應付的環境呵！

「四月十五日早，余鳴鐘集眾於方丈，請覺師至，余自云：一向吉方丈語行者居之，某德薄不堪保席，今請眾請常住運用錢糧交覺……余拜覺師之後，即辭東樓，日不踰門……」

老人既退了住持的職位，第二天，即飄然遠走寶國府安居，瀨行之時，副寺某付送銀作爲路費。

「余笑而不納，彼云：『此是和尚衣缽，非供眾物。』余言：『一交俱交，何容分別。』用早餐已，即出山。」

爲爭住持，互相鈎心鬥角者，雙方皆不肯讓步，結果對簿公堂，彼此攻訐。佛門釋子給社會上平空增添了多少談話資料，笑罵僧衆貪汚的諷刺話頭在市鎮每個角落裏流盪着！傳播着！這是最近的事實。

見公担白晶瑩的情操，霽月光天，飄逸瀟洒。棄尊位若敝屣，視財物施如草芥一般，不戀棧，不拖泥，不帶水。這樣的泱泱高風實教我們後人要生起「哲人其萎何處尋」的感嘆了！

老人出後，這位繼席者覺師濟濟志了，終日享樂，蕩盡自給，因此眾的散盡，常住一切顛敗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存米三百餘石，銀數百餘兩，錢九萬有零，這是在新舊交替時候的情形，此外，眾房還堆積着多數雜物，通盤計算：只是能支持一年的；但不及五個月的工夫，庫房內除去僅有幾石米外，竟而銀錢皆無，一空如洗了！

如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那能永遠掙持華山清苦的門庭？因此，方丈的在高的地位動搖了！由於縣官諸耆宿，及全剎僧衆苦苦的請請，爲千百年道場起見，見公自寶國重返華山，萬衆歡騰。答了覺心和尚住方丈時的断異，由中遞發淚的。老人主張一切隨緣，涵水不涵米，以關結午，其是固若高興；然而大衆都能稱進行持，沒有他去的念頭，老人道德化人之深，於斯可見其高但了！

因爲珍重月刊的篇幅，所以不能把全書精彩處，盡量的介紹給讀者們！但是若從上面幾段舉例去思索玩味，則對是書的真價值，亦夠可下一正確的月旦評了。

列代高僧傳等，固然是金玉般的寶貴的讀物，然而大半皆爲後人所傳記，追敘，開卷披讀的時候，好像要當衣的隔閡着。一夢漫言呢，行文流暢如珠走玉盤，字句是那樣簡明，通俗，更加是作者在爲自身世海中一生奮鬪的可歌可泣的紀錄，所以讀來特別的打動人的心弦。

在我們人覺得這本書是值得一讀的。踏實的說，豈當一讀，即千讀萬讀亦不爲過，因其該書從多方面……傳承作人，修持……──都揭示我們有好的為鑑與借境，若

能依教奉行，不僅今生報身受用不盡，即入聖超凡的津梁，亦在於玆了。

月餘的病苦喪失了我極珍貴的光陰！但在病榻呻吟中，竟獲得再讀是書的機會，從另一方面講，這次病又何嘗不是助道的殊勝良緣呢！

李白的佛學思想(二)

浩乘

4李白與佛法的因緣

一個縱情聲色寄趣詩酒的文豪，怎得投入寂靜化淡泊化幽邃化純潔化底佛法懷抱？其中必有因緣所在。

原來李白的號(青蓮居士)即取自梵典，「年譜」中云：『青蓮花出西域，梵語謂之優鉢羅花，清淨香潔，不染纖塵，太白自號，即取此義』。

孔孟主張人性本善，所以人每當恣意放縱時遇到善言良訓多能憬然回光返照痛改前非，何況般若宿具的李白呢！他「讚地藏菩薩」有：『弟子扶風竇滔，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清風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悲惻於真宰，湛本心於虛空，顧圖聖容以薦冥福，庶冥力懇助，而厭苦有終』。這非洞然萬法無常有漏皆苦而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怎得在佛前發露懺悔倪發法味呢？

他雖本性不昧提起覺照，但也是大德高僧導引力的挽救，那『問道皆請益，激以甘露言』(登巴陵開元寺西閣)。令人憐憫衡岳僧方外大師的感化力多末偉大！

背塵合覺固賴佛寶法寶起信生解實行，但善知識的僧寶指示實是苦海慈航長夜燈塔，白所遇的龍象眞汗牛充棟，如「贈僧崖公」云：『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僧名)……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聞』。「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云：『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

我們看他「尋山僧不遇作」的：『禪室無人開，……使我空嘆息，欲去仍徘徊』。入道心志多末熱烈真切？

5李白詩中的佛學思想

(一)起信

前面說過李白入佛因緣是崇拜佛法深博，諸祖獨持，僧範卓著，但就詩檢討他信佛的動機，還是大德的化導。與「元丹邱方城寺談玄作」初乃『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繼則：『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終於棲心淨土：『恬然行道宮，永願恣遊眺』。

再摘錄他對三寶生起信心的引證如后：——

『眞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僧伽歌。

『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我似浮雲滯吳越，君逢聖主入丹闕』——送蜀僧晏入京。

『眞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四事能徵人，從茲得消散』——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二)習教

『廓然萬里，寂滅爲樂』——春郡葉和尙贊。

註：涅槃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大地了鏡徹，迴旋寄輪風』，——贈僧崖公

註：「楞嚴經」：『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

無所黏，過無蹤跡。」

註：「華嚴經」：『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且如大地依水輪，水依風輪，風依空輪，空無所依，然衆生業感，世間安住』。

『遠公愛康樂，為我開禪關』——遠公是廬山慧遠。

註：「蓮社高賢傳」：『謝靈運康樂公玄孫，嘗對康樂公，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服』。「歷代三寶記」：『即於禪湖於閑曠地』。

據上吾人可窺見李白習究教典的廣博徹透，不是迷信的盲從或虛浮的弄玄，因為他的詩文中雖沒有說明研究三藏十二部的步驟，但一吟一咏能隨手拈來經典中精華天衣無縫地底流自現琅琅，確非拾人牙慧乃是洞達教法的晶結品。

（三）學禪

『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這是李白在廬山東林寺習定有得心光朗然澄清性見豁然相融的見道語(?)，因為在松下水邊青巘碧崖間，息身靜心澄思凝慮參悟禪理，每當月白風清鵑啼雀噪泉涼水深的幽境，都能觸景生情底猛然省悟恬然醒悟怡然悅泰然樂地吟出新鮮活潑的詩句。

像他「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云：『了見水中月，青蓮出塵埃』，這多末悠然爽然地將詩意禪心於一爐！

學禪初步工作是靜心息慮，了觀四大假合的色殼，頓除三毒熾起的煩惱，奮然地向不二門中討消息，工夫純熟必能容心及第歸，所以李白述學禪的步驟云：『將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

（四）存情

佛學所以做過十方豎窮三際為世人崇信仰，就是因它化世功深，德偉力偉，凡嚐到點滴法味，曲如得到甘露醍醐設甚爽然，能捨迷入悟感痛改前非。

李白少時不免落泊潦倒，但自得佛法洗礪後，頓然地勇現出解脫心證傷心覺悟心，所謂：『一青機鐵證詮雄界，再得謂除是輕荷』，就是想白的宣示。

又在「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云：『而我遺有漏，與君用無方，心垢都已滅，永言題禪房』，不是用造般若三昧水洗滌識田中的塵埃瑕垢。怎得心垢淨滅地淨無瑕穢？

他的做事吃苦由智慧深博和激動觀察痛斷，自然以得自在法的表露作出動，如「春日歸山寄孟浩然」云：『談經演金偈，降鶴舞海雲，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

（五）文學

人的心靈俱隨着法界而萬化，絕非超越道德的文字能判斷，何況欲指擬天底我底影斗室，怎得到詩仙思想的靈氣？如李云：『愛客有本性，不容外物遷』『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這種超然象外底解脫胸襟，豈是浸誕之物能答調底超來？

況且當時的禪宗勃興，也視文字，我想李白的佛學思想史，若共來能推格即到詩文，同時，雖屬的參考書籍寥若晨星，怎能調出真味發覺底佳者？不過是粗製濫造的露骨物品而已，尚祈海內通家予以嚴酷底批評和補充，並由神奇底發揮，令佛學詩界放一異彩，那就達到我寫這文的目的了。

（完）

孕蓮精舍詩稿

韞盦居士

壬午歲中秋望後五日同淨雲方丈遊香山十方普覺寺訪智寬上人歸紀五古一篇

爲愛秋氣清，爲愛秋雲駛，朝朝郊外遊，未愜探秋志！獨有馬駒師，追隨十載侍，知我雲水情，邀我踏山翠；以車作長征，頓暢平生意，迤邐下海甸，秋光益明媚；莊嚴佛香閣，巍巍聳山巔，精潔徧浮圖，臨盈玉峯翡；裂帛激巖泉，嘈弦宜不二，八萬四千聲，彈指無剩義，合掌訴與人，行人祇酣醉；路過青龍橋，居民爲稱此，秫稻各登場，老農忙於穫；行行三五程，喘汗身已累，廻眸凝臭邊，山川忽轉樹，朵朵青蓮花，遠近撲面至，松栝掩映中，碧瓦前朝寺，拾級躋層巘，吾師已光啟，乾餱路果腹，蹋蹬探幽邃，精舍庶嚴居，寰宇方外避，裂石覆如屋，何年風吹置？古檜裂石生，著根誠匪易！應有明月下，仙人白鹿騎，磐礴路澗石，清泉隨跳泊，若蘚夾谷生，絡繹葛藤縈；遊倦叩禪扃，支公倒迎履，瀹茶薦秋梨，好客情敦摯，接話禪機間，落落有深致，拾攀勢險，僧隨指幡幟，七葉寶棠舒，一老一幼椏，山僧娓娓談，老者盛唐植，孫亦數百年，珍不紀祥異，更展千花塔，繽紛浴佛季，著實若龍眼，秋階亂飄墜，久作象駒草，竹逕上皇蹕；合抱雙銀杏，猶弼梵宮次，幾閱世興衰，殿角灑清吹；蛇巖危閣懸，龍吻方池瀉，金碧絢重重，一一展淨閣；侍者啟雙扉：滿室祥光萃，瞻禮佛威儀，假臥有勝示，行住坐臥間，具無量容德，度盡諸有情，不離此座位，天龍八部圍，徧潤天花瑞；我來五體投，世俗不思議，堂此諸衆生，願求恩加被，五濁與世間，劫火洞然熾，龍血戰玄黃，等閒論異類，願祈躋和平，花洽衆生遂，廣施方便門，者拔之以皆，導攝來三學，永離貧癡嗔，共泛圓覺海，各各資福備，普皆成佛道，圓一切種智，稱登補處階，此生方不愧；況此穢垢身，渾如幽洞洞，危如泡沫存，渺似蜉蝣寄，例彼朱槿花，朝榮夕頹領，輪迴轉彈間，死生一大事，業報苦相尋，那可自放恣；佛法本難聞，佛世更難值，能信能行者，倏曇花不偶！願言謝塵緣，長寂寂王地，大法第措，請自茲生始，背著僧伽黎，執持應器器，來依谷中寺，日將於焉治，終朝此閉關，義枯趺一團，永絕塵世縱，更不立文字，教若海中游，且廣頂上戲，生生常遊仙，世世祇閑使，命終三聖臨，蓮臺手親賜，無量上善人，朝朝相影欽，若惡又翏然，永錫不相棄；佛當鑑我誠，此願適不貳；合舒兜羅綿，摩頂授莂記，黃綺織梵宇，宗儲諸金匱；如是發願竟，歸入僧廬庇，須臾登晚餐，齋飯出香稻，主客俱忘形，妙味功佳餚；齋罷棲碧峯，寒蛩秋瑟瑟，圖戶就棉楓，悠悠美清睡，午夜推枕醒，蘿月窺人寐，趣跌起危坐，湛然忘所思；明朝辭別還，寬車買乘騎，驅騁歐兩輪，序天展雙翅，留別老僧情，衷懷縱高誼，約我再重來，莫負路頭四；樂哉是此遊，莫可以爲譬！何以罄放知，秋雲滿袖裏，五字寫肺腑，長留當遊誌。

詠五台詩（本年六月廿六日朝山八月十三日下山）

威覺

詠南台

錦綉峯前殿印苔，南台勝蹟豈闇開，普賢塔外金燈現，佛母洞中音子來。塵世誰能消此福，雨天猶自拜茲隈，夜闌趺坐參禪悅，前後三三詠幾回。

詠西台

西台別有好風光，德水流來草亦香，盜聚雖轉身入雲，彼岸鏡懸意如忘。龍翻石片留佳蹟，應秘秋巖落夕陽，師子林中時俯仰，清涼境界樂無央。

詠中台

芒鞋踏翠上中台，嵐色侵衣眼界開，雲現金橋如可即，塔騰瑞氣自何來。梵音月影心逾靜，瑤草花香步幾迴，此是文殊清淨境，任教劫火不成灰。

詠北台

萬台嵱嵷勢崔嵬，石磴崚嶒帽往迴，檻外風雷鳴似吼，峯頭星斗列如杯。縱觀氣欲凌太昊，投老身期寄此隈，踏破草鞋歸底事，都緣念盡未如灰。

詠東台

四台既罷上東台，泉海峯前氣象開，圓鏡祥光身近佛，孤蟾塔影地無埃。那羅窟畔春常溫，舍塔波前白鴿來，同首雲生感慨，何年一錫老巖隈。

宣陽紀遊

清修

辟子塵勞，以辛巳秋，同廣京蘇，躬詣其處，遊修禊於西直門外之極樂寺。

及拾黃葉，掠腿前翅，黯黃作泥，鴟鳳振袂，蟲鳴唧唧以伏叢，玉容泥泥而禮屐，雲蘿影亂，澄潦亙於園闌，林藪發多，修竹萃其井巷。楓丹柚黃，蓼紅荻白，據瀉迴陶，霞紅原隰，左折而南，才亍數武，佗陂凸凹，透蘇寺宇，蘇朱氏之舊號，秘倩楚而迭繁，淨居燦爛，日映靈鑾，題徵情鈴，出微妙音，曲鳩菊綻，花落艷台，翡翠甃石成嶼，駮儒客碧，於崚蔡广，翳以幽旗，古木參差，陵菜簇紛，東名園花章，西日芍藥亭者，洵梵剎之綺域，暢懷之勝區焉。

序屬季九，時當季秋，芦萩猶存，碑楔蕭瑟，悄然伍以投衛，叢謝主而辭巷，蛩鳴唧唧，宛和經唄，荚舞毿毿，如應鐃鼓，風雨東來，越二陵而寥寥，雲山北向，隔三晉之峻嶠，斯亦騷人韻士，興懷之時，文家墨客，抒浚之地矣。

樂宿既曉，俗駕鏤迴，裴回徘徊，則喬松搖曳，雁鳴陡雖，而離菊淒淡，緬市數之孳前，何君更到，潮滕王之高閣，有客登發，佳節思親，廉詰之家山徒憶，悲秋作客，少陵之霜鬢頻搔，豈效龍山帽落，逸孟嘉之逸事，亦非鶴寺花開，如岡賓之奇遺，漢讌廉賢，扣石作歌，「寺幽邃兮任徜徉，篋裯田兮樝苗翠，長鄉蕭蕭兮秋色變，燈路毖毖兮季觀寂，思古人兮不可見，溫茲道從兮今何世」詩闋

徜徉，戀烟四起矣。恆河沙數，孰者安適，返觀兩儕，孰克久住，流連餘景，逍遙道場，衒薄霧之雙雙，捉環堵之靄靄，漸譚巾車，尋叢綴旋，忽斯弗渤，極游無誌，食稌之叙，曷敢效焉。

佛學漫談

行者

自序

夫藏海無涯，豈淺學之可測，義天高廣，非短智所能窺；況至理離言，諸聖猶默，真知絕俗，大智如愚，後學何人，輒敢妄發議論，自覺未了，乃欲先以示人。雖然，經論艱深，雖逗初入之機，猶獲易探，或適通俗之好。爰乃掇拾所聞，粗抒己見，對於佛學大旨，略加抉擇，既乏系統，名之為漫，不敢擬論，自之曰談。意雖存乎中道，辭恐未裝於圓融；設有片言當理，皆掠前人之美，能無立論乖宗，已屬三生之幸，若荷明達不棄，矯而教之，實所願焉。

（一）布施之道

夫上乘布施，須忘能所，應無所作，行於布施。設求緣此，亦必以成就自他為原則。如世尊當日沿門托鉢，作大福田，既使眾生廣行布施，亦即如來法施無盡。後世之人，不明此意，但知我行布施，不管他人受累，或先斂多金，後陳供養，或增他貪求，顯我功德，皆違般度之道。是以布施雖非持戒，亦須妙運開遮，善巧方便，自利利人，不因財施，而廢法施，斯為得矣。昔有秀才參趙州和尚云：『伏承佛法一切捨施，今某甲就和尚手中乞這拄杖得否？』州云：『君子不奪人所好。』秀才云：『某甲不是君子。』州云：『老僧亦不是佛。』語雖涉諧，理則可思。

（二）中道妙觀

云何名為中道？非空非有，非斷非常，乃至離一切想，不著中邊，方名中道，此甚深中道妙義，非易觀察，然理非事外，姑舉事以明，如菩薩於生死，應作何觀？怖畏乎否耶？若不畏生死，則同凡夫不知出離，若畏生死，則墮二乘，沉空趨寂。菩薩以中道觀察，既不同於凡夫，不識三界無安，沉淪生死；亦不同於二乘，以為實有生死，作遠離想。菩薩但念生死如幻，既無可貪著，亦何所恐懼，生死虛妄，了不可得，如是觀察，速證無生。

（三）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語，人皆視為口頭禪，而未之深究也。或以為此不過我佛教人改過遷善之意耳；成佛云云，恐未必然。何則，彼殘忍殺害，罪業深重之屠夫，若一旦釋手停屠，即登覺岸，則一向修持清淨妙行者，當何如乎？於情於理，均覺難通。向聞種種悔心法，恰獲妙解，說之極為痛快，略引原意於次：『昔涅槃會上，廣額屠兒亦來與會，自稱是賢劫千佛之一，佛即印可之。此中深意，非佛莫辨。試問芸芸之衆，機械其心者，豈非屠兒耶？營營競競，此取彼奪者，孰非屠刀耶？貪口腹者以嗜殺，貪財賄者以利殺，誰肯果遂放下屠刀耶？若能立息殺機，返歸實相，則又非佛而何？但恐未必能如彼屠兒之放頭

猶省耳。」是故大智度論。致人懺悔，當看實相，無始重罪，悉滅無餘，猶如猛風，吹散沙聚。生佛只隔一念耳，尚何疑哉！

（四）無生得度

金剛經云：「所有衆生之類，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古德釋此，多錯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惟大珠和尚慧海禪師，別出新意解之，謂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倏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如上云云，其意絕新，實爲獨到。惟前之解者，亦非不是，蓋一就橫的方面言，他有情心，非可抹殺也。一就縱的方面言，當念流轉，一斷永斷也。茲爲易於明瞭，圖示如左：

又有偈言：身爲正法藏，心爲無礙燈，照了諸空法，名爲度衆生。

佛教前途之展望

智峯

佛教在中國，也放過燦爛之光，於教史上，有着可稱譽的一個時期。但時代的輪子，剎那不住，潛移默移，以至今日，身荷重擔的僧伽，不惟不能契當前時代之機，確乎已陷入落伍之途，爲世唾棄。形成這種僵局，又怎能取信於社會呢？回顧往昔，高僧大師，不畏艱苦，赴印留學，把無上寶藏，輸到中國來，於教義上的貢獻固屬偉大，就中國的文化言，也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但已往之陳迹畢竟是過去了。近代的佛教，自從宋元以來，受種種的改變，流弊叢生，造成知識階級的僧伽，世謔曰：「寄生蟲」，這真使人不能諱言。幸而民國以來，偉人輩出，有見於這一息奄奄的僧伽命脈，時有斷送的危險，故拚命的高呼整頓，領導重興努力向光明途上邁進，緣於弊害的根深蒂固，至今黑暗重重。可是在思想上，精神上，覺醒的也大有人在，究不能不說是領導者的成功，從理想的計劃成爲實際的建業者，亦頗可記錄。就僧教育方面論：如學校的建設，首加一指的是「武昌佛學院」，可稱爲是佛教的「黃埔學校」，相繼而起者如閩南佛學院，柏林佛學研究社，漢藏教理院，國僧學會訓練班，河南省佛學院，嶺東佛學院，寧波白湖講舍，鼓山佛學院，漳州閩南第二佛學院第二分院，南嶽佛學院，杭州僧學院，九華佛學院，玉山佛學社，龍池山佛學院，光孝寺佛學院，高郵天台宗學院，觀宗寺弘法研究社，法界學院等……這些學院無論是爲培養人材，抑是假借招牌，總算打破沉寂的氣氛了。經過幾年掙扎，實用

人材，蕪已相繼問世，接着國事日非，全球也共陷入混戰的漩渦，經此世變，佛教的舊教育機關，已行瓦解，新的尚未產生，於佛教的進展上，一落千丈，實堪歔欷慨歎！爲今後的僧伽和法運計，也應振起精神，來誌腐建新，況際此慘酷災劫中，應以佛教的眞精神，來拯救世界，來收容戰後的有情，改正已錯的思想，但現時帶着無限的創傷的佛教，亦在被救之列，又怎配救人呢？如果死沈沈下去，不唯不能弘法利生，也許要受人淘汰吧？那麼，「佛法住世」，這重大的責任，都在釋子的肩上，希望有血性的同願們，不要再徘徊瞻顧了，也不要再隱身自晦去面壁了，勇猛的謀佛教的進展，以無畏的精神革除這種種的流弊吧！

（一）叢林的檢討：自大教東來，其宗信歸依和薙髮爲僧者，代不乏人，僧伽既多，本隨著佛陀遺囑，以波羅提木叉的從軌來結合僧團，律云：「大德與僧和合歡喜不諍，同一師學，如水乳合，於佛法中有增益安樂住。」又云展轉相諫相教懺悔，這顯明是互相和合來提携修學，並不帶封建的彩色呀！但是降到今日，已成了完全封建制度下的寺院了，他們睡在鼓裏，玩這套把戲，什麼法徒法孫的，抵佛乎？抑自欺耶？談及內幕，使人慄慄不已，方丈叫你把草鞋倒穿，也只有俯首唯唯，飲食多數是等級化的；也難怪，當方丈，不是買些洋錢購來的，就是在老和尚座下忍氣吞聲忍耐了半生，一旦位登九五，再不享受享受，連我也說那是「傻瓜」。當然，一般懂教理能文章，而有血氣的僧伽上座，多不稱長老之心，況且有血性的，也決不肯爲享方丈之榮，去違背佛法。所以當住持大都是有學無識，有位無德的現象。寺中方丈，原是主座阿闍黎，倘欲修學，有教導之責，可是自無其德，又怎能盡其應盡之職呢？唉！家庭制度的寺院，黑幕重重，每一念及，酸入心腹。今後果否革舊布新，佛教存亡，關鍵在此，望諸長老們，諸大和尚們，覺悟吧！犧牲個人的享受，爲佛法前途着想，是急需的呀！至於怎樣建設？一時雖還談不到，但不能不有徹底覺悟了。

（待續）

佛教界消息

▲上海創辦佛教會訓練班

上海佛教會爲造就僧材，特創「佛教會訓練班」；班址設滬西法佛寺內，主任及教師聘有震華，白林，超塵，靜鏡，正道，密迦，慧僧，應慈，圓瑛，震華，持松，蔣井寺諸大法師。課程有：佛學概論，佛制概要，各宗綱要，寺務管理，常識，精神講話等六門，訓練時間爲十週。第一期擬於十一月五日開學云。

▲圓瑛老法師再行蒞津弘法

天津佛教功德林，禮請圓瑛老法師演講勸發菩提心文，原地不敷應用，特借六國飯店爲臨時道場，由古歷十月初一日起，爲便利辦公人員，每日下午八時開講云。

▲佛教同願會遵縣分會創辦佛教高級小學及佛教中學

佛教同願會遵縣分會會長劉弘宗居士弘法利生，不遺餘力。最近曾創辦佛教高級小學一處，學生數十人，已開學授課矣。劉居士爲進一步造就佛教人才起見，更擬創辦佛教中學，月前來京向各關係方面接洽進行，結果極爲圓滿云。

▲佛教同願會唐山市分會即將正式成立

唐山爲河北重要城市，居民二十萬，最近由佛教同願會，及冀東道・唐山市委劉佐卿・丁作舟・苗萬育・汪劭猷等，發起組織佛教同願會唐山市分會，已於十月十日設籌備處，不久即正式開成立大會，籌備處於十月十五日特請佛教同願會崇祿分台理事長濮熙頫法師・翁廣指導弘法，先後在啓新洋灰公司廣播電台講演佛法云。

▲極樂寺啓建佛期

北京西直門外極樂寺，依舊由當寺規劃，成立念佛堂，已屆二載，常住僧俗念佛者，專修淨業，成功德者，以資十方廣被洪光已。住持松泉監院福安以例年冬季啓建佛期九十日，今冬仍援例舉行云。

▲廣濟寺傳戒

北京廣濟寺今冬傳戒自夏曆十月十五日開堂，至十二月初八日圓滿，期內啓建道場，講演律儀，自備三衣缽具，成就法緣，求戒者先期來山掛號云。

▲彌勒院啓建彌期

北京彌勒院住持可觀，特在該寺啓建彌期，二七日，恭請真空禪師主講，自夏曆九月十九日起開期云。

▲華北居士林閣

敬請大正藏經精裝

華北居士林圖書館，前發起諸大善士發心布施，請入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現又有李居士，張宣中・李子華・居士等發心施款二百五十元，作度請大正藏經續編首倡，其續編尚借共襄盛舉云。

▲五台山漢藏學院啓設例

藏學生來華北居士林閣學習管理法

五台山漢藏學院，世界友國，派出[illegible]，特由[illegible]院長介紹南，來京市華北居士林圖閣主任沈朗德先生學習圖書管理法，十月四日開始學習，由該館主任沈浩君爲當代圖書館學專家，居士林圖書館自組其[illegible]科，成績斐然，故藏學生特前來就學云。

▲北京菩提學會新出

賢首國師十夢義

普賢行願品五聲合行

學佛之道，[illegible]，普賢行願[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兩夕[illegible]，即北朝[illegible]，[illegible]，仍以缺如。此文其義，無由明了，何爲[illegible]・在大[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其正始中，同爲地[illegible]，何爲地上[illegible]方便，同爲所[illegible]，同名[illegible]思惟此[illegible]勝利，何名[illegible]，[illegible]各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辨別，[illegible]，[illegible]於北，乃深[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故其文義，諸學佛人得[illegible]法[illegible]也。欲[illegible]，[illegible]北京北海公園[illegible]學會[illegible]錢幸。

▲同願月刊「會務專號」出版

本市佛教同願會之[illegible]刊第三卷十期[illegible]「會務專號」，除會務報告外，並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人生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與承之[illegible]法[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傳[illegible]等文字，[illegible]有銅版者十餘，[illegible]。仍[illegible]云。

▲杭州海潮寺募緣

杭州望江門外海潮寺退居慧山，住持法永，在寺建設長期新齋念佛道場，以此功德[illegible]回向，各信徒[illegible]參加，供設退位，早日來寺合[illegible]，[illegible]，分三種，甲一百元，乙五十元，丙二十五元云。

本刊鳴謝

茲承　各方大德惠助印費謹佈

芳名藉申謝意

（以收到先後爲序）

李濶田居士	貳元	郭賢修居士	伍元
陳滋彰居士	拾元	賈慎菴居士	貳元
廣明和尚	壹元伍角（儲備券伍元折合）	陳字榮居士	伍元

中國佛教學院流通經典

菩薩瓔珞本業經疏	一冊	二元七角
金剛三昧經	一冊	三元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 天請問經	一冊	四角五分
律學初階	一冊	一元五角
隨機羯磨略釋	一冊	二元二角五分
四部律並論要用抄	一冊	一元三角
三法度論會譯	一冊	一元
瑜伽燄口施食要集	一冊	一元五角
釋迦氏譜	一冊	毛太紙七角 平粉連一元
西藏語讀本	一冊	五角
佛教地理	一冊	一元八角
中國佛教學院年刊	一冊	二元

流通處：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六號中國佛教學院出版部

佛學月刊　第二卷　第六期（第十八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　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六號　電話四局〇六七六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電話南局三五七號

代售處

北京佛學書局（北京西安門外大街）	佩文齋書店（北京西安市場）
上海佛學書局（上海愚園路）	富晉書社古書店（北京琉璃廠）
庚申佛經流通處（北京西城大佛寺內）	鴻寶書局（北京地安門外大街）
北京中央刻經院（北京宣外大街）	佛教同願會石門分會（石門市五慶里）
天津佛教居士林（天津南城角草廠菴）	佛教同願會趙縣分會（趙縣城內西馬道街）

價目

零售	每冊實價大洋貳角	
預定	半年　六冊	大洋壹元
	全年　十二冊	大洋貳元
	（郵費在內）	

注意：

（一）訂款（以北京通用之銀券爲限）請用掛號寄來。

（二）華中華南讀者，請逕向上海愚園路一五四號佛學書局訂閱。全年陸元。

（三）訂戶如更改住址或查詢其他事宜，須書明訂單號碼。